

虎口餘生

金陵陷落憶往

王自強

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是世界上最殘暴、兇惡、野蠻的日本軍閥、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中進佔南京的日子，筆者當時參加首都保衛戰，駐留南京。那天夜裡，隨軍從南京撤出，虎口餘生，悠悠歲月，迄今竟已四十一年了，每想當時的情景，一幕幕地泛現於腦際眼前，永難忘懷。

當時我在憲兵部隊服務，駐防南京區憲兵隊，擔任軍事警察工作，必要時準備參加戰鬥行動。十二月初，南京便日益緊張起來了，政府各機關，只剩下少數未撤出的人員和物資，仍在搬遷，商店老板和居民們，凡有能力有準備有門路者，都是日以繼夜不斷外移逃難，城內漸漸地冷寂入於恐怖了，十二月五六日前後，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偕夫人，曾在中山陵向國父靈前致祭辭別，委員長座車經憲兵隊前出中山門，我適擔任特別警衛，看得清楚明白，委員長面色凝重，心情沉痛，可想而知。保衛南京的部隊，有十幾萬人，專打敗仗一生不忠的唐生智，說是自請擔任保衛南京的重責。不意在十二月十二日，竟乘坐水上飛機逃走了。原先他曾準備南京守土必爭，以肉搏巷戰來對付日軍，留京部隊，都發三個月

的糧草補給，官兵咸抱必死之決心，毫無撤退之準備。不幸唐生智一走，羣龍無首，頓失指揮中心，形成混亂。十二月六日起，日本飛機每天一架或兩架，圍繞盤旋南京上空飛翔，白天發現有部隊集結或行動，即行低空掃射，夜晚看到有火光照明之處，便投彈轟炸。最後幾天，除了國際委員會在鼓樓區所設之難民收容所外，其餘地區，電燈全告熄滅，黑夜孤城，行人絕跡。十二月十二日晚餐後，國軍部隊，開始行動，預備轉進到清涼山去。那天敵機擾射更爲厲害，我隨部隊沿中山路商店屋簷下，成一路縱隊前進，遙望往常最熱鬧之花牌樓太平路一帶，老百姓一個人影也沒有了，大小商店，人去物在，一片靜寂、紛亂，令人無限傷心。走到新街口白下路，時入黃昏，只見穿灰棉軍服的部隊，林林總總，填滿街道，如潮湧般的匯集，比之今日臺北市西門町入夜逛街之人潮，猶有過之。大家目標，皆向中山北路山西路及下關方面前進，軍隊士兵將馬路全部擠滿了，不知是幾十路縱隊奔行，各部隊的原有建制，都被擠散混亂，誰也掌握不了誰的人。我所帶的士兵，也被衝散，人潮中體力不支或個子矮小而又身負全副武裝的人，偶一不慎，擠

倒跌下，便只有被踩死的命運了。當擠經鼓樓邊，但見該區內燈光燦爛，人聲和留聲機以及各種吵雜聲，一如平常，似是另一天地，好似他們在慶幸自己進入了難民區，可以保險。豈料第二天以後，皆成了南京大屠殺被害卅多萬軍民同胞中的冤鬼。我被擠到鐵道部海軍部門前時，情勢更形混亂，慘叫聲與踩死的人，越來越多，我夾在萬頭蠕動的人潮中，將手舉起，偶被絆倒，則以手抓住左右的人，不致倒下被踩死，因而得以經過重重的人浪壓擠夾縫中，有驚無險的擠到海軍部前面，聽到有人在說，憲兵司令部參謀長兼首都警察廳長蕭山令將軍被踩死了（是否屬實，迄無法證實）。好容易擠到挹江門前，該門原有三座門可以出入，不幸彼時右門和中門，竟被沙包堆封；僅有左門可出，因人潮洶湧，爭相出城，被擠踏而死的人更多，我用盡平生之力，始得出城，進入下關區，在漆黑的夜色裏，所見全是穿灰布棉軍服的弟兄們，偶見路旁有三五成羣的赤腳婦女（皮鞋在出城時被擠掉了），手提小皮箱，鶯聲燕語，訴說全是鈔票，口呼官長，央求帶她們渡江，錢照分一半，可惜人人都是自顧不暇，無能力帶走她們，可憐第二天日軍進城，

都成了日本野獸軍人姦淫虐辱的對象。下關江邊，全是密密麻麻的軍人，官兵不分，互不相識；在黑暗中徘徊呼叫，渡江工具，全付闕如。足見南京陷落前，對撤退一事毫無計劃，全無準備。唐生智罪大惡極。日本軍閥，佔領淞滬後，便實行以三面包圍南京，蕪湖先失，京杭國道，所有部隊已先挺進到湯山，而長江下游，又被日軍突破江陰封鎖線，日寇海軍可溯江而上，南京部隊，只有往浦口撤退的一條路，但無渡江工具，只有望長江而興嘆。是故南京損失之重，軍民犧牲之慘，不忍目睹。我在當時，情急智生急奔到江水邊去摸索，竟探到水中有一木質物體，於是糾集幾名軍士，一鼓作氣，用力拖起，方知是一小腐木船，大家將船中淤泥除去，船乃浮起，惟水仍浸進，我們剛好是八個人，其中有湖南同鄉同學劉正中、李實秋兩位，其餘五人係卅六師的弟兄，我呼喚大家一條心，同生死，共患難，坐上船去，以一人搖槳，一人用碗（每人皆帶有洋瓷碗）將船中積水挖出，六人分左右兩排，各用雙手划船，撥水前進，果然可以駛行，我這個不會游泳的旱鴨子，竟能指揮爛船航行渡江，幸而那夜風平浪靜，水波不興，星星之光作燈照明，助長了能見度，划了很長時間，才到浦口江邊，岸上士兵，以為民船，皆呼停靠，且以槍射擊，企圖控制，不得已未曾靠岸，順流而下，漂到一堆蘆葦叢中，船碰泥沙擱淺，不能行駛，方始棄舟上岸，向左前方急行，依靠眾星光芒照明，不知走了多久，才走上浦津路鐵軌，但見鐵路兩旁，盡是兵士倦伏睡臥，我們八人除劉李兩同學外，

全都太疲勞倦怠得走不動了，大家就此分手，我和劉李兩君沿鐵軌枕木前行，遙望南京城中華門外，烽火紅遍半天，槍彈砲聲，劈劈拍拍，不絕於耳，料是由蕪湖前來攻城之日軍，與我扼守中華門一帶之英勇國軍，用猛烈的砲火，相互轟擊，我等幸運死裏逃生，乃加速前進，走到天明，饑寒交迫，疲憊不堪，經向鄉民購買食物充饑後，再繼續前行，終於到達一個好像是叫鳥衣站甚麼的，遇上一班運煤貨車，爬上車去，安全到了徐州，稍事休息，再坐運煤車向鄭州前進，在火車上，隨時仍有空襲警報，遭遇敵機來襲之虞，經過洛陽開封等地，風沙蔽天，寒氣刺骨，人煤共處，餓不堪言，每日以北地燒鷄及高粱酒佐餐，既飽腹又禦寒，酒食站站都有得賣，估價又格外便宜。火車走走停停，走了很久，方才抵鄭州，改乘平漢鐵路火車去到漢口大後方，到了漢口，市街之上熱鬧非常，旅館看到我們一副餓殍的狼狽相，拒絕入宿，幸而大智門附近有家中華旅社的老板，看到我們腕臂上戴着「衛戍」兩字之黃色臂章，問是不是保衛南京唐總指揮的官兵，我說正是，才被允許住宿他的旅社。原來這位老板說民國十六年曾在湖南追隨過唐生智，因念舊，又是同鄉，准住我們這三個幸運兒。次日上街，行人看到我們滿面煤灰，週身髒臭，身着軍服，不知是從那裏來的游勇散兵，側目相看，指手談論，不得已趕快購買新衣，溜進澡堂，理髮洗澡，捱腳搥背來個全套，幾十天來未曾洗澡，身上蚤子豆大，狼狽不堪，換上內外新衣，再走上街，才又像條漢子，這時已是十二月下旬，

在津浦平漢兩路，渡過半月時日，恍如一夢。三人同慶生還，在漢口五道珍重而別。東望南京，悲憤交集，誓死追隨。蔣委員長擊潰日寇，勝利收京，南京再見。我回到湖南故鄉，向家人報個喜訊，父母姐弟愛妻等，見我未死而回，喜從天降，親友都說我大難未死，必有後福，我則深愧未能在南京拼死幾個日本軍閥埋骨首都以報國家為憾。在家稍住數日後，仍赴長沙歸隊報到，誓必追隨政府打回南京，以雪國耻，天佑中華，自助人助，果於民國卅四年獲得抗日勝利之戰果。我亦乘機自重慶飛赴安徽立煌，接收青年軍，卅五六年，派任南京郊外各憲兵隊長，特別是卅六年擔任南郊憲兵隊長駐防中華門外，親眼看到日本戰犯亦即屠殺南京軍民卅多萬的劊子手谷壽夫押赴雨花臺槍斃時，大快人心，光陰荏苒，四十年來，雖沒後福可說，但却留得身骨在，戎馬關山，致命疆場數十年，差堪自慰，烽火餘生歷盡危難艱辛，託福黨國政府領袖之庇蔭栽培，於卅七年率部來到臺灣寶島，過着人間天堂的美好生活，未受共匪之屠殺，逃過一場大災難，這才真正算得是後福，現在家庭美滿幸福，兒女子孫已十六個，兒女皆受國家之良好教育，為國服務，全家國民黨員計有九名，這些名雖家庭所有，其實皆是黨國培育之青年，他（她）們正值青壯之年，必能完成我未完成之報國志願，替國家盡到應盡之責任，我雖行年六十出頭，但對復遭赤色血腥污染廿八年之久之南京，具有重回之絕對希望。蔣委員長既能擊敗日本軍閥於先，蔣院長定能撲滅萬惡共匪於後，西望金陵，必再儘早回來。